

论焦点预设^{*}

张帆 徐杰

提要 经典观点认为否定不影响预设,即预设可以投射;袁毓林(2000)却发现有些情况下否定可以改变预设,这类预设跟焦点有关。通过形式语义分析,我们发现在标示一个句子焦点的同时,就预设了使得句子对应命题为真的焦点存在。本文把这类预设称为“焦点存在性预设”,简称“焦点预设”。焦点预设和否定的关系与信息结构密切相关:背景内的否定必然改变焦点预设;焦点内的否定不影响焦点预设。焦点预设虽受背景内否定影响,但其投射性不变,原因在于测试命题预设投射性的否定必须是命题外部的否定。本研究显示信息结构对于形式语义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焦点存在性预设 投射 信息结构 信息内否定 焦点否定

1. 引言: 预设与其投射

“预设”(presupposition)具有双重含义,一是用于指称语境下会话参与人确信无疑(taking for granted),同时又不属于命题主体内容(main propositional content)的信息;二是指称说话人通过语言手段编码这类信息的行为(Beaver 等,2021)。用于标记、编码预设的句法结构称为预设触发语(presupposition triggers),类别多样,包括叙实性动词、定指结构、时间状语从句等。

预设有一种独特的性质:只要句子 A 有真值,无论 A 为真还是为假,其预设总是成立的(Allwood 等,1977)。若句子 A 为假,则与 A 矛盾的句子 $\neg A$ 为真,因此语言学家最初给予预设的形式化定义为:

句子 A 在语义上预设另一个句子 B,当且仅当:

凡是 A 是真的情形, B 是真的($A \rightarrow B$)

凡是 A 是假的情形, B 也是真的($\neg A \rightarrow B$)

这一性质称作“预设在否定中得以保持”(presupposition survives negations)。例如:

(1) a. 小王后悔去了上海。 a'. 小王去了上海。 (2) a. 小王不后悔去了上海。 a'. 小王去了上海。

叙实动词“后悔”作为预设触发语,具有预设“后悔”主体实施了 VP 宾语标示行为的性质,故例(1a)有预设例(1a')。考察例(1a)对应的否定句例(2a),我们发现否定句同样预设“小王去了上海”,肯定句和对应的否定句预设相同。

后续研究发现,预设的这种性质涉及的算子包括而不限于否定算子(参看本文第 3 节),

* 本研究受到澳门大学研究委员会立项课题“汉语标题口号语料所见之语法创新及其语言学意义”(MYRG2018-00201-FAH)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专项资金项目“海内外汉语方言俗字文献数据库建设研究”(19JNYH05)资助。本文写作过程中在澳门大学镜海语言学沙龙(2021 年 6 月 2 日)和第八届现代汉语句法语义前沿研讨会(2021 年 11 月 22 日)报告时,先后得到刘鸿勇、陈忠、王铭宇、徐宇航、罗言发、潘海华、张伯江、刘探宙等老师指正。匿名审稿人亦给出了重要改进意见。谨对以上的支持与帮助诚挚致谢。本文第一读者刘锐博士为优化全文表述作出极大贡献,特别致谢。

故“预设在否定中得以保持”作为一种特例,被纳入一种更一般的性质中,即“投射性”(projection)。当句子A内嵌于算子f构成新句子f(A),且f(A)的预设与原句A相同时,我们说A的预设在f(A)中得以投射。

袁毓林(2000)指出,带焦点的句子①(简称“焦点句”)中一种常见的预设无法投射:②

- (3) a. [小王]^F去上海。 a'. 有人去上海。 (4) a. [小王]^F不去上海。 a'. 有人不去上海。
b. 小王去[上海]^F。 b'. 小王去某地。 b. 小王不去[上海]^F。 b'. 小王不去某地。

根据语感,例(3)(4)中,a句预设a',b句预设b'。肯定句组例(3)的预设是肯定句,这没有问题。例(4)a、b句是例(3)a、b句对应的否定句,如果预设可以投射,则否定句组的预设理应与肯定句组相同。但实际上,否定句组例(4)的预设却是否定句。预设在否定中未能保持,无法投射。形象化地说,否定“进入”到了预设里面,改变了预设。为解释这种现象,袁毓林提出(3)(4)两组的a'和b'只是影响当前语境下语言表达是否合适的适宜性条件,不是我们根据投射性质严格定义的预设。

袁毓林(2000)对否定句预设相关研究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一些否定改变了焦点句的预设是十分重要的语言事实。在充分肯定及吸取前辈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们认为否定改变预设的原因有待进一步探究,焦点句的此类预设能否投射、是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预设有待商榷。以袁毓林(2000)观察到的现象为切入点,本文深入探究焦点句预设的性质,重点关注三个问题:第一,否定改变的预设是什么预设?第二,改变预设的否定是什么否定?第三,被否定改变的预设还能不能保持投射性?

2. 焦点(存在性)预设的语义本质及其定义

焦点句往往带有预设,这不是一个新的论题。围绕焦点句的预设,语言学家和逻辑学家主要从两个角度展开研究。其一是描述性的研究工作。Jackendoff(1972)很早便根据“焦点分配”(focus assignment)规则将句子分成焦点和预设两部分,并给出了焦点句预设的描述性定义:“用合适的语义变量替换(焦点句中)承载焦点的成分即可得到句子的预设”(Jackendoff, 1972: 240)③。按照这一观点,例(3a)预设是“x去上海”或“某人去上海”,与(3a')一致。汉语相关研究中,除了袁毓林(2000)较系统地讨论过焦点句预设的投射性质,大量关注否定句语义的研究都曾涉及焦点句的预设(李宝伦、潘海华,1999;熊仲儒,2005;胡建华,2007),给出预设的形式均与Jackendoff(1972)的描述一致。

其二是论证性工作。以Jackendoff(1972)为代表的研究显示焦点和预设之间存在关联,问题在于,这种关联是什么性质?预设是不是由焦点直接触发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学界主流意见并不支持焦点和预设之间存在简单而系统的联系,故焦点和预设在语义理论中一直是两个

① 本文用“[X]^F”标示句子的焦点,不限定焦点的类型与标记手段。也就是说,焦点“[X]^F”可以是强调焦点或对比焦点;可以通过重音标示,也可以通过对比性语境或其他手段标示。

② 两组例句引自袁毓林(2000),例(3)有改编,原例为:

(3') a. [小王]^F去上海了。 b. 小王去[上海]^F了。

例(3')a、b句都是现实性事件肯定句,而例(4)a、b句则为非现实性事件否定句,两组例句现实性类型不同,故严格来说例(4)a、b句不是例(3')对应的否定句。参照审稿专家建议,本文将原例(3')改编为非现实性肯定句例(3),以与例(4)相匹配。感谢审稿专家提醒两组例句在语义范畴特征方面的不一致之处。

③ 原文“To derive the Presupposition, substitute appropriate semantic variables for the focused material.”

独立的模块(Geurts 和 Sandt 2004)。沈开木(1984) 明确指出句子的前提(即预设) 可由“中心(focus) 产生”,并给出了由焦点句得出预设的操作流程。这是中文文献中关于焦点直接触发预设的较早论述。Geurts 和 Sandt(2004) 第一次系统论证了满足一定条件,焦点必然触发预设,建立了重要的“背景-预设规则”(The Background-Presupposition Rule) ,由此正式赋予“焦点”预设触发语地位。

背景-预设规则: (标示焦点的操作将句子区分为焦点信息和背景信息两部分) 若焦点以外的句子背景信息语义式为 $\lambda x \varphi(x)$, 则句子带有预设, 预设 $\lambda x \varphi(x)$ 对于某个体成立。

以例(3a) 为例说明。标示焦点这一操作将句子分成焦点 “[小王]^F”(语义类型为<e>) 和背景 “……去上海”(为一元谓词, 语义类型为<e , t> ,语义式符合 $\lambda x \varphi(x)$ 形式) 两部分, 满足执行背景-预设规则的前提④; 根据规则, 例(3a) 预设背景 “……去上海”对于某个体成立, 由此我们得到例(3a) 的预设为“某个体去上海”, 近似于(3a’) ⑤。Geurts 和 Sandt(2004) 证明焦点触发预设是一种真实存在的语义机制, 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然而, 为了论证焦点和预设之间存在直接关联, Geurts 和 Sandt(2004) 将这种关联限制在了极狭窄的范围之内(仅限句子背景信息为一元谓词的情况)。这种做法显著降低了论证的难度, 却带来了十分严重的理论问题, 下文我们将详细讨论。

本文关注的则是焦点句预设研究的第三个方面: 解释性工作⑥。过往研究中, 焦点和预设究竟是什么关系, 长期悬而未决, 论证艰难, 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不了解焦点触发预设的原因和机制, 不了解焦点句预设的本质。直到今天, 在这两个问题上依旧缺乏具有说服力的理论。本文旨在回应这两个根本性的问题。下面我们将论证: 标示焦点言语行为引入的预设, 本质上是预设了使得焦点句为真的焦点的存在。

回到背景-预设规则的表述, “ $\lambda x \varphi(x)$ 对于某个体成立”, 本质上说的是使得 “ $\varphi(x)$ ” 为真的焦点 x 存在, 采用形式化的表述即是:

$$\exists x [\varphi(x)]$$

以实例说明, 例(3a) 预设 “ $\exists x [\text{去上海}(x)]$ ”, 即“句子的焦点, 亦即去上海的个体, 是存在的”; 例(3b) 预设 “ $\exists x [\text{小王去}(x)]$ ”, 即“句子的焦点, 亦即小王去的处所, 是存在的”。由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背景-预设规则”本质上规定的是使句子对应命题为真的焦点成分的存在性⑦。基于这种认识, 本文将例(3) (4) 这类预设正式定名为“焦点存

④ 焦点 “[小王]^F”是专有名词(proper name) , 语义类型为<e>, 背景 “……去上海”是一元谓词, 对于一元谓词而言, 我们只要输入一个论元, 就可以得到一个能够判定真值的句子, 因而在形式语义学框架下, 一元谓词是将<e>类型变量映射到真值<t>的函数, 语义类型为<e , t>, 语义式为 $\lambda x \varphi(x)$ 。

⑤ 这里我们需要强调的是, 例(3a) 的预设在表述上, 使用“某个体去上海”比“某人去上海”要更为准确, 前者对应的背景信息语义式为 “ $\lambda x , \text{去上海}(x)$ ”, 而后者对应的背景信息却是 “ $\lambda x , \text{人}(x) \text{ AND 去上海}(x)$ ”; 显然, “……去上海”并不强制变量 x 的语义类别为人, 因此严格来说, 我们只能采用“某个体”来构建预设。只是鉴于过往中文文献表述例(3a) 预设的时候多使用“某人”, 英文文献中多使用“somebody”, 本文讨论沿用前人的称谓, 在此对这种表述方式潜藏的问题集中做出说明, 后文不再赘述。

⑥ 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 让我们进一步明确了本研究的定位。

⑦ Kratzer(2004) 在对 Geurts 和 Sandt(2004) 的评论中指出, 早年 Schwarzschild(1999) 已经提出例(2a) 这样的句子是合理的, 当且仅当句子的先行语中蕴含了例(2a’) 作为背景信息, 只是 Schwarzschild 并未将这种背景信息与预设联系起来。

在性预设”(existential presupposition of focus) ,简称“焦点预设” ,进而提出用语言手段标示焦点和焦点预设之间存在如下简洁而明晰的关联:

I. (描述性的) 焦点预设法则: 标示句子焦点 ,预设使得句子对应命题为真的焦点存在。

I 式是一条描述性的法则(简记为“标示焦点预设焦点存在”) ,易于理解 ,却不够准确 ,本节我们将进一步给出该法则的形式化定义。

“背景-预设规则”具有很强的局限性 ,袁毓林(2000) 就讨论过一种“背景-预设规则”无法覆盖的情况:

(5) a. 小王 [去上海了]^F。 a'. 小王发生了一件事情。(转引自袁毓林 2000)

袁毓林(2000) 指出 ,例(5a) 预设 a'。例(5a) 的焦点为 “[去上海了]^F” ,背景信息则是“小王……”; 显然 ,“小王……”不是一元谓词 ,语义式不符合 $\lambda x , \varphi(x)$ 形式 ,不满足执行“背景-预设规则”的条件。有趣的是 ,例(5a) 不仅带有预设 ,而且是典型的“焦点预设”。根据焦点预设法则 标示焦点预设焦点存在 ,则例(5a) 预设“句子的焦点 ,亦即小王的某种属性 ,是存在的”形式语义式为:

$\exists P_{\langle e , \downarrow \rangle} [\text{小王}(P)]$

以上语义式读作: 存在某种属性 P ,使得小王具有该种属性为真。这里我们对专有名词“小王”实施了类型转换(type shifting) ,语义类型由 $\langle e \rangle$ 转换为广义量词 $\langle et , t \rangle$ (“et”为“ $\langle e , t \rangle$ ”的简写) ⑧。反观预设(5a') ,“小王发生了一件事情”说的正是其具有某种属性 ,可见基于焦点预设法则得出的语义式和基于语感得到的预设例(5a') 之间存在严丝合缝的对应。由此我们看到 ,预设(5a') 符合“标示焦点预设焦点存在”这一规律 ,却不符合“背景-预设规则” ,足见“背景-预设规则”只能反映焦点触发预设的一个侧面 ,即承载焦点语言单位为实体(entity) ,语义类型为 $\langle e \rangle$ 的情况。

语言事实告诉我们 ,说话人能够选取焦点的句法角色远不止主语、宾语和谓语整体这三类 ,语义类型也不限于 $\langle e \rangle$ 和 $\langle e , t \rangle$ 两种 ,试看以下例句:

(6) a. 他会 [写/看/评]^F 戏(但是不会唱) 。

b. 应该 [用一种革命的新形式]^F 纪念同志。(转引自沈开木 ,1984)

(7) John [likes]^F Bill.

(对应的问句: What is the relation between John and Bill?)(转引自 Jackendoff ,1972: 245)

早前 Jackendoff(1972) 和沈开木(1984) 讨论焦点句预设的时候 ,就已经涉及谓语动词和状语承载焦点的情况 ,并且完全没有限制焦点的句法性质和语义类别。汉语例(6a) 中承载焦点的成分为动词“写/看/评” ,语义类别为 $\langle e , et \rangle$; 例(6b) 句中焦点成分为谓语修饰语 ,语义类别为 $\langle et , et \rangle$ 。英语例句反映的语言事实与例(6a) 平行。处理这些情况 ,“背景-预设规则”就更显捉襟见肘了。可见 ,我们有必要走出“背景-预设规则” ,重新认识并抽象语言事实 ,以求得出覆盖面更广、更本质的语言规律。

为兼顾形形色色的焦点承载成分 ,我们将“焦点预设法则”与形式语义学的技术相结合 ,得出了焦点预设法则的形式化定义。Krifka(1992) 提出以语义对(pairs of semantic represen-

⑧ 专有名词之所以可以转换为广义量词 ,是因为专有名词可以视作一个独一无二的属性的集合 ,如此专有名词就成为了一种将属性映射到真值的函数 ,即 ,每输入一种属性 ,函数便输出这一属性是否在专有名词的属性集合之内 ,该函数的语义类型为 $\langle et , t \rangle$,和广义量词类型相同。

tation) $\langle B, F \rangle$ 描写焦点和背景的关系，并指出 B （背景）可以视作 F （焦点）的函数，因而一个含有焦点的结构语义可以表达为 $B(F)$ 。这一处理方式的思想基础，是 Chomsky(1976) 建立的“结构化意义”(structured meaning) 理论路径(Krifka, 2011)。具体而言，设标记焦点的语言操作将句子分为焦点部分 F 和背景部分 B ，句子进入 LF 层，焦点 F 会发生隐性(covert) 移位，故带焦点的句子 LF 层结构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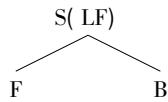


图 1 句子“焦点-背景”结构图

为了论述方便，本文延续结构主义的传统，将该结构称为“焦点-背景”结构。直观看来，该结构具有“焦点”和“背景”两个直接成分，故包含两个层次，居上的是焦点-背景结构层次，居下的则是焦点内层次和背景内层次。“焦点-背景”结构和我们经常讨论的主谓结构、述宾结构等句法结构不同，是句子的信息结构，反映句子的语义、语用属性。在 LF 层， F 和 B 是姊妹节点，符合函数应用(functional application) 的条件。鉴于 F 是移位出来的组分，同时参照 Krifka(1992, 1993) 的理论， F 和 B 两者中，需以 B 作为函数，由此得出以下规则：

II. 焦点预设法则：(标示焦点的操作将句子区分为焦点信息 F 和背景信息 B 两部分，若标示句子的焦点，则句子带有预设，预设的语义式为： $\exists X \in \text{ALT}(\lfloor F \rfloor) \lfloor B \rfloor(X)$)

“ $\lfloor \cdot \rfloor$ ”表示取自然语言项目的语义值(semantic value)。“ALT”函数的功能是取特定语义项的选项集合(alternative set)。焦点的选项集合即语境中已激活或可激活的、语义类型与焦点相同的项目的集合。 X 必须是焦点选项集合中的项，语义类型必然与焦点相同，故句子的焦点信息决定了变量“ X ”的语义类型(Rooth, 1985, 1992)。以上便是“焦点预设法则”的形式化表述。按照法则，例(6)和例(7)焦点预设的形式语义式如下：

- (6') a. $\exists R \in \text{ALT}(\lfloor \text{写/看/评} \rfloor) \lfloor \text{他会……戏} \rfloor(R) = \exists R_{\langle e, p \rangle} \lfloor \text{他会……戏} \rfloor(R)$
 b. $\exists A \in \text{ALT}(\lfloor \text{用一种革命的新形式} \rfloor) \lfloor \text{应该……纪念同志} \rfloor(A) = \exists A_{\langle e, p \rangle} \lfloor \text{应该……纪念同志} \rfloor(A)$
- (7') $\exists R \in \text{ALT}(\lfloor \text{likes} \rfloor) \lfloor \text{John} \cdots \text{Bill} \rfloor(R) = \exists R_{\langle e, p \rangle} \lfloor \text{John} \cdots \text{Bill} \rfloor(R)$

等号左右两侧的语义式等价，区别在于左侧语义式以选项集合间接限定焦点成分的语义类型，右侧则直接标注了语义类型。

讨论至此，焦点预设法则似乎只是背景-预设规则的简单扩充：背景-预设规则描述一种情况，焦点预设法则适用于更多情况，两条规则看起来并不冲突。而事实上，相较于背景-预设规则，焦点预设法则已经彻底重构。下面我们将看到，这种重构不是锦上添花，而是不可或缺的。当句子焦点为“nobody”或“somebody”的时候，背景-预设规则内部存在无法解决的矛盾(Geurts 和 Sandt, 2004)：

- (8) [Nobody]^F shot the sheriff. (9) [Somebody]^F shot the sheriff.

按照背景-预设规则，例(8)预设“shot the sheriff”对于某个个体成立，即“ $\exists x [\text{shoot the sheriff}(x)]$ ”显然，句子预设与句子的语义相矛盾；例(9)同样预设“ $\exists x [\text{shoot the sheriff}(x)]$ ”，其所面临的问题是，句子的预设与句子的语义完全相同，这显然违反了预设不属于命题主体内容的一般要求。在 Geurts 和 Sandt(2004) 之前，Jackendoff(1972)、Rochemont(1986) 和 Dryer(1996) 就涉及过这一现象。对此 Geurts 和 Sandt(2004) 提出的解释是，例(8)和例(9)句中的焦点不是常规焦点而是极性焦点(polarity focus；Gussenhoven, 1984)；在极性焦点的作用下，句子实际上的焦点不是句中某个特定的成分，而是整个句子所表达的命题，因此不适用

于背景-预设规则。该解释的问题在于 极性焦点语义解读需要特殊的语境作为支持 ,需要借助特殊的算子实现 ,而且即便在合适的语境中 极性焦点语义解读有时也只是可选的(即句子同时也可作为常规焦点句解读)。相较之下 ,例(8) 和例(9) 可以在中性常规语境中使用 ,可以脱离语境理解、讨论 ,断言这两类句子只有极性焦点解读却没有常规焦点解读显然太过武断了。由此可见 ,Geurts 和 Sandt(2004) 意图规避这两种背景-预设规则反例的尝试并不成功。我们提出的焦点预设法则可以完满解释“nobody”或“somebody”承载焦点的现象。“nobody”和“somebody”均为广义量词(general quantifier) ,语义类型为 $\langle et, t \rangle$ 。从外延的角度看 ,广义量词是属性的集合 ,简单来说 ,“everybody”是当前语境下所有人都具有属性的集合 ,“somebody”是部分人具有属性的集合 ,“nobody”则是所有人都不具有属性的集合。基于上述定义 ,广义量词是属性的函数(输入任一种属性 ,属性在该集合内便输出真值“真” ,属性不在集合内输出“假”)。在“nobody”和“somebody”为焦点的问题上 ,背景-预设规则预设存在一个“shot the sheriff”的个体 ,这显然是错误的。而焦点预设法则则预设存在一个属性集合 ,且属性“shot the sheriff”是该集合中的一个元素 ,故例(8) 和例(9) 的预设可表示为“ $\exists Q_{\langle et, t \rangle} [Q(\parallel shoot the sheriff)]$ ”^⑨。该焦点预设读作 ,‘存在属性集合 Q ,使得 Q 含有‘shot the sheriff’这一属性为真’ ,该预设与例(8) 和例(9) 句子的语义均无冲突。从中可以看出 ,焦点预设法则不仅覆盖的现象更广泛 ,对于现象的解释也更深刻 ,更接近语言的本质。有趣的是 ,Jackendoff(1972: 246) 讨论焦点句预设的时候 ,曾明确反对焦点句的预设是存在性预设 ,依据的正是例(8) 这类句子——当句子焦点为“nobody”的时候 ,使得句子为真的 $\langle e \rangle$ 类型实体不存在。然而 ,随着我们对量化词的认识不断加深 ,如今例(8) 反而成为支持焦点预设是存在性预设的直接证据 ,这是学术理论螺旋发展的生动例证。

原则上 我们可以设立两个版本的焦点预设法则^⑩:

弱焦点预设法则: 特定条件下 标示焦点会触发焦点存在性预设。

强焦点预设法则: 标示焦点总是会触发焦点存在性预设。

考虑到焦点预设法则有待完善 ,我们选择强版本的焦点预设法则作为工作假设(working hypothesis) ,在讨论更复杂问题的时候(如焦点类型、时体、情态、现实性因素对于焦点预设的影响) ,如有必要 ,才限制焦点预设法则的适用范围 ,这有助于确定其解释力的极限。

“焦点预设法则”相较于只能处理特定类型焦点且在其处理范围内存在反例的“背景-预设规则”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传统上我们讨论的存在性预设大都预设特定的语义类存在 ,如专有名词预设 $\langle e \rangle$ 类型的个体存在 ,定指事件预设 $\langle t \rangle$ 类型的事件存在 ,等等。焦点预设则

⑨ 需注意 ,个体($\langle e \rangle$ 类别) 语义项也可视作属性集合 ,能够转换为广义量词($\langle et, t \rangle$ 类别) ,故基于背景-预设规则得到的预设“ $\exists x [shoot the sheriff (x)]$ ”也可表示为“ $\exists x_{\langle et, t \rangle} [x(\parallel shoot the sheriff)]$ ” ,读作“存在一个个体 ,使得该个体具有‘shoot the sheriff’这一属性为真”。该预设与基于焦点预设法则得出预设“ $\exists Q_{\langle et, t \rangle} [Q(\parallel shoot the sheriff)]$ ”的区别在于 ,Q 可以是任何类别的广义量词(属性集合) ,例如“somebody”“nobody” ,包括个体; 而 x 只能是个体。限制焦点为个体是背景-预设规则得出预设和例(8) (9) 句语义发生冲突的根本原因。

⑩ 感谢审稿专家提醒我们时体、情态、现实性类型等因素对于焦点预设有潜在的影响 ,并建议我们限制焦点预设的应用范围。我们吸收审稿专家的意见 ,设置了两个版本的焦点预设法则。事实上 ,验证任一版本的焦点预设法则都需要长期的、全面的工作 ,本文只是一个开始 ,尚有很多未竟的问题 ,欢迎有兴趣的学界同人共同讨论焦点预设法则在各类复杂情况下的实际表现。

为我们揭示了一种新的可能: 预设特定信息类的存在。就信息属性而言 焦点预设预设存在的对象都是焦点; 就句法和语义属性而言 这些对象则可以是各式各样的成分。这是从信息结构维度探究预设的全新尝试, 是对现有存在性预设类型的重要补充。

3. 从焦点预设看信息内否定的性质

建立焦点预设的概念后 我们回到否定改变焦点预设这一问题。一直以来 否定句环境都是检验预设是否可以投射最重要也最常用的手段(Beaver 等, 2021)。采用焦点预设法则分析后 我们发现袁毓林(2000) 描写的否定改变焦点预设的现象普遍存在。

- (10) a. [小周]^F不给小张买饭。 a'. 某人不给小张买饭 a". $\exists x [不给小张买饭(x)]$
 - b. 小周不给小张买[饭]^F。 b'. 小周不给小张买某物 b". $\exists Q_{<et>} [Q([小周不给小张买])]$
 - c. 小周不[给小张]^F买饭。 c'. 小周不为某目的买饭 c". $\exists A_{<et, pt>} [\Box 小周不……买饭](A)$
 - d. 小周不给小张[买饭]^F。 d'. 小周不给小张做某事 d". $\exists P_{<e>} [\Box 小周不给小张……](P)$
- (11) a. [小周]^F不买票看电影。 a'. 某人不买票看电影 a". $\exists x [不买票看电影(x)]$
 - b. 小周不买票看[电影]^F。 b'. 小周不买票看某物 b". $\exists Q_{<et>} [Q([小周不买票看])]$
 - c. 小周不[买票]^F看电影。 c'. 小周不以某方式看电影 c". $\exists A_{<et, pt>} [\Box 小周不……看电影](P)$
 - d. 小周不买票[看电影]^F。 d'. 小周不买票做某事 d". $\exists P_{<e>} [\Box 小周不买票……](P)$
- (12) a. [小周]^F不该在这个问题上听由他们。 a'. 某人不该在这个问题上听由他们。 a". $\exists x [不该在这个问题上听由他们](x)$
 - b. 小周不该在这个问题上听由[他们]^F。 b'. 小周不该在这个问题上听由某(些)人。 b". $\exists Q_{<et, t>} [Q([小周不该在这个问题上听由])]$
 - c. 小周不该[在这个问题上]^F听由他们。 c'. 小周不该于某方面听由他们。 c". $\exists A_{<et, pt>} [\Box 小周不该……听由他们](A)$
 - d. 小周不该在这个问题上[听由他们]^F。 d'. 小周不该在这个问题上做某事。 d". $\exists P_{<e>} [\Box 小周不该在这个问题上……](P)$
 - e. 小周不该[在这个问题上听由他们]^F。 e'. 小周不该做某事。 e". $\exists P_{<e>} [\Box 小周不该……](P)$

以上例句改编自饶长溶(1988) 在原句基础上添加了主语并标注了焦点。例(10) -(12) 的谓语分别是“介宾短语+VP”“VP+VP”和“情态词+VP”结构, 属于复杂谓语句。同时, 句中谓语的修饰语“给小张”“买票”和“在这个问题上”也具有不同性质, 分别为“目的状语”“方式状语”和“方面状语”。相比简单谓语句, 复杂谓语句能更清晰全面地显示改变焦点预设的否定具有什么特点。每组例句首列是组分相同而焦点不同的句子, 次列为依据语感得出的句子预设, 末列则是预设的语义表达式。对照次列与末列可见 焦点预设法则得到的预设表达式符合语感。观察三组例句的焦点预设可见, 依据语感得出的预设均为否定句, 预设受到了句中否定的影响。我们发现, 虽然谓语的类型不同, 句中承载焦点的成分也不同, 改变预设的否定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都处在句子的背景信息部分。

我们希望了解, 如果否定出现在焦点信息内部, 对于句子的焦点预设又会有怎样的影响呢? 与例(5a) 对应的否定句例(13a) ⑪就是现成的例子:

⑪ 袁毓林(2000) 原例为“小王不去上海”, 例句有改编。原因同脚注②, 否定句“小王不去上海”的现实性特征与“小王去上海了”不匹配。感谢审稿专家指出例句在语义范畴特征方面的不一致之处。

(5) a. 小王[去上海了]^F。

a'. 小王发生了一件事情。

a". $\exists P_{\langle e, p \rangle} [\text{小王}(P)]$ (转引自袁毓林 2000)

(13) a. 小王[没去上海]^F。

a'. 小王发生了一件事情。

a". $\exists P_{\langle e, p \rangle} [\text{小王}(P)]$ (转引自袁毓林 2000)

袁毓林(2000)认为,否定句例(13a)和肯定句例(5a)的预设均为“小王发生了一件事情”,预设顺利投射。我们使用焦点存在性预设得到的语义表达式同样支持这一结果,可见焦点信息内的否定不会改变预设。焦点内部的否定还包括一些更为复杂的情况,调整例(10)–(12)焦点的位置,可以得到例(14)–(16):

(14) a. 小周[不给小张买饭]^F。

a'. 小周发生了一件事

a". $\exists P_{\langle e, p \rangle} [\text{小周}(P)]$

b. 小周[不给小张]^F买饭。

b'. 小周买饭的行为具有某种特点

b". $\exists A_{\langle et, p \rangle} [\text{小周} \cdots \cdots \text{买饭}](A)$

(15) a. 小周[不买票看电影]^F。

a'. 小周发生了一件事

a". $\exists P_{\langle e, p \rangle} [\text{小周}(P)]$

b. 小周[不买票]^F看电影。

b'. 小周看电影的行为具有某种特点

b". $\exists A_{\langle et, p \rangle} [\text{小周} \cdots \cdots \text{看电影}](A)$

(16) a. 小周[不该在这个问题上听由他们]^F。

a'. 小周发生了一件事

a". $\exists P_{\langle e, p \rangle} [\text{小周}(P)]$

b. 小周[不该]^F在这个问题上听由他们。

b'. 外界对小周在这个问题上听由他们的行为有某种评价

b". $\exists M_{\langle et, p \rangle} [\text{小周} \cdots \cdots \text{在这个问题上听由他们}](M)$

有关例(14)–(16)的焦点预设,需要稍加说明。例(14)–(16)中的a句承载焦点的是整个谓语,和例(13a)情况相当,焦点预设也相似,均为“ $\exists P_{\langle e, p \rangle} [B](P)$ ”形式。例(14)–(16)中的b句承载焦点的是VP的附加成分,在自然语言系统内大致对应于谓语行为的区别性特征。这些特征可以是目的,如例(14b);可以是行为方式,如例(15b);附加成分为情态词的时候,则可理解为客观或主观上对于谓语行为的评价和认识,如例(16b)。可以清晰地看到,根据语感得出的自然语言预设均为肯定句,可见无论承载焦点的是整个谓语还是谓语的附加语,焦点信息中的否定都不改变焦点预设。

语言事实指向一个清晰的结论:背景内部的否定改变焦点预设,焦点内部的否定不改变焦点预设。从“焦点预设法则”出发,这一现象不难解释:设含有焦点的句子A对应的焦点预设为A',根据Krifka(1992)提出的语义对理论,背景是焦点的函数,A的语义式为“ $\llbracket B_A \rrbracket (\llbracket F_A \rrbracket)$ ”;根据焦点预设法则,A'的语义式为“ $\exists X_{\langle type \rangle} \llbracket B_A \rrbracket (X)$ ”可以看到,A和预设A'共享的语义内容仅限于背景信息($\llbracket B_A \rrbracket$ 表示取A句背景信息的语义),故背景内的否定会改变焦点预设;与之相对,A句的焦点 F_A 虽决定了X的语义类型(即“ $\langle type \rangle$ ”),却不影响预设的语义内容。可以推知,焦点内部的否定不反映在焦点预设A'中。至此,我们完满回答了“改变预设的否定是什么否定”,充分展现出“焦点预设法则”的解释力。

经由本节讨论我们发现,焦点内部的否定和背景内部的否定是两种不同的否定类型,我们用“焦点内否定”和“背景内否定”分别指称。虽然背景内否定和焦点内否定有明显差异,两者却都是信息内部的否定,否定所在层次均低于焦点–背景结构层次,与焦点–背景信息结构之

上的否定有本质性区别，本文会在第4节初步展示其间的差异。

本文讨论中会通过自然语言和形式语言分别给出句子的焦点预设。其中，自然语言预设仅作为语感参照，不是焦点预设的精确描写。使用自然语言表述焦点预设是有局限的^⑫，例如：

(17) a. 我吃了[三个]^F苹果。

a'. ?我吃的苹果有某数量 a''. $\exists D_{\text{et}, \text{et}, \text{p}} \llbracket \text{我吃了……苹果} \rrbracket (D)$

(18) a. 我只吃了[一]^F个饼。

a'. — a''. $\exists N_{\text{et}} \llbracket \text{我只吃了……个饼} \rrbracket (N)$

(19) a. 我用这[支]^F笔写(——不用这“根”笔写)。

a'. — a''. $\exists Cl_{\text{et}, \text{et}} \llbracket \text{我用这……笔写} \rrbracket (Cl)$ [转引自沈家煊, 1993]

当焦点为数量短语、数词或量词(语义类型参照 Li, 2013)这些抽象成分的时候，我们很难用自然语言表达焦点预设；即便我们强行将焦点预设“塞进”自然语言中，也难以保证输出结果的语义不会发生偏离。因此，文中自然语言焦点预设仅起到辅助理解、承接过往研究的参照性作用。

需要说明的是，一些焦点预设或许难以用自然语言表达，其意义却是十分清楚的^⑬。以预设最难“言传”的例(19)说明，语言直觉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话人选择量词“支”作为焦点，是

⑫ 用自然语言表达焦点预设的局限在本节讨论的例(14)–(16b')中已经初现端倪。当焦点承载成分的语义类型为 $\langle e \rangle$ 或 $\langle e, \nu \rangle$ 的时候，我们可以简单地以特定不定指成分替换焦点承载成分得到句子的自然语言焦点预设，如用“某人”替换例(10a)的焦点“[小周]^F”得到预设例(10a')，用“某物”替换例(10b)的焦点“[饭]^F”得到预设例(10b')，用“做某事”替换例(10c)的焦点“[买饭]^F”得到预设例(10c')。这是因为不定指成分语义性质近似于变量(Variable)，自身就可以表达“存在而不确定”的意义。然而，当焦点承载成分是VP附加成分的时候，这种方式便行不通了。因为汉语VP不能受无定的附加性成分修饰，类似于“小周某方式看电影”的表述不合语法，故我们只能转换说法，使用适用面更广的“有”字句来描写焦点的存在性，如例(14)–(16b')句。然而，“有”字句的表述能力同样是有限的，一般来说，“有”字句宾语是具象成分，如果焦点预设存在的概念太过抽象，“有”字句便无从下手。在例(17a')中不确定的数量概念“某数量”不宜作为“有”的宾语，故例(17a')合法性较差；若承载焦点是单独的数词或量词，如例(18)–(19)，则焦点预设完全无法用“有”字句表述。所幸自然语言尚未到黔驴技穷的地步，我们可以用存在命题来描写存在性：

(17') 存在某个数量，使得我吃该数量的苹果为真。(18') 存在某数目，使得我只吃该数目个饼为真。

对比例(17')与例(17a')、例(18')与例(18a')可见，存在命题表述的焦点预设已经十分接近形式语言。然而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很难用自然语言描述例(19)焦点预设中量词的特征：

(19') *存在某量词，使得……

可见自然语言提取背景的能力是有极限的。

⑬ 感谢审稿专家提醒我们反思自然语言难以表述的焦点预设是否具有清晰的语义内容，并与我们分享一系列十分具有研究价值的特殊焦点句。审稿人给出的三个例句很有讨论价值：

[是]^F我拿走了手机。(语调重音在“是”上)

这是一个典型的极性焦点(polarity focus)句(Gussenboven, 1984)，意在强调整个命题，表示“确实我拿走了手机”的意思；在极性焦点的作用下，句子实际上的焦点不是句中某个特定的成分，而是整个句子所表达的命题，句子的焦点预设是“存在一个真命题”。

他[偏]^F要吃肯德基。(语调重音在“偏”上) 我[就]^F不！(语调重音在“就”上)

两个句子的焦点预设和“我[经常]^F去”类似，预设存在一种使句子为真的谓语修饰性成分(很多时候是谓语行为的特征)，为“ $\exists A_{\text{et}, \text{et}} \llbracket B \rrbracket (A)$ ”，用自然语言表述，即“主语的行为具有某种特点”。我们在文中也讨论了一些焦点为谓语修饰语的句子，详见例(14)–(16b)句有关讨论。

预设存在一个可使整个句子为真的合适的量词,问题只在于这个量词需要满足什么条件。我们很难用语言表述。由此可见,焦点预设难以言传并不是因为焦点预设的内容过于空洞飘渺,而是描述焦点性质的背景信息难以提取,超出了自然语言处理能力的极限。

若使用形式语言,提取焦点对应的背景信息并不困难,简要说明该过程。由于焦点信息的语义类型是明确的,背景信息的语义类型自然也是明确的。若要得到句子背景部分的语义式,只要将句子形式语义式中承载焦点的成分替换为与该成分类型相同的变量,并以 lambda 算子约束该变量即可。这一技术 Jackendoff(1972: 245) 就有描述性的说明。以例(17) 说明,其语义式可表示为:

(20) [我吃了[三个]^F苹果] = [三个](λx, 苹果(x))(λy, 吃(y) (我))

以和焦点同类型的变量 D 替换焦点 “[三个]^F” 并以 lambda 算子约束变量 D 可得背景 “我吃了……苹果”的形式语义式为:

(21) [我吃了……苹果] = λD_{<et, et>} .D(λx, 苹果(x))(λy, 吃(y) (我))

由此,我们从<t>类型的句子中提取了句子的背景信息,这一过程与“谓词抽象”(predicate abstraction) 十分相似,我们称之为“背景抽象”(background abstraction)。所不同的是,背景抽象得出的背景信息可以有多种语义类型,而谓词抽象固定得到一元谓词,我们将另文讨论背景抽象的形式定义。

4. 焦点预设能不能投射

回到本文最初的问题,焦点预设究竟能不能投射? 可证,当句子满足投射条件,即焦点预设承载句内嵌于否定算子的时候,焦点预设总是可以投射的,试看:

- (22) a. 并非/不是[小王]^F去上海。 a'. 有人去上海。
b. 并非/不是小王去[上海]^F。 b'. 小王去某地。

构造这组例子,我们借助了显性的外部否定(external negation) 标记“并非”和“不是”。此类标记的形式特征是可以位居句首,与整个句子(命题) 组合(compose)。故设有命题 “p”, “p”与外部否定标记结合后的形式语义式可以简洁地以 “¬p” 表示。考察例(22) 组例句的预设,我们发现,例(22a) 表达的意思是: 句子的焦点,亦即去上海的个体,是存在的,只是这个个体不是小王,因此“有人去上海”这一预设仍然成立; 与之相应, b 句表达的意思是: 句子的焦点,亦即小王去的地方,是存在的,只是这个地方不是上海,因此“小王去某地”这一预设仍然成立。不难发现,否定句组例(22) 的预设和肯定句组例(3) 的预设完全相同,可见预设承载句内嵌于否定算子的时候,焦点预设能顺利投射。

焦点存在性预设不仅内嵌于否定算子时可以投射,在其他投射测试环境中亦然,试看:

- (23) a. 条件句前件: 如果[小王]^F去上海,一定大有作为。 b. 认识情态句: 可能[小王]^F去上海。
c. 认识动词句: 小周认为[小王]^F去上海。 d. 是非疑问句: 是[小王]^F去上海吗?

例(23) 组句子从 a 至 d,依次可以视作例(3a) 句内嵌于条件算子、认识情态算子、信念算子(belief operator) 和疑问算子之下构成的句子。例(23) 中 a 句假设“去上海”的人选是“小王”, b 句猜测“去上海”的人选是“小王”, c 句认定“去上海”的人选是“小王”, d 句询问“去上海”的人选是不是“小王”,四个句子均预设“有人去上海”,焦点预设顺利投射。

更有趣的是,背景内否定句的焦点预设,其实也可以投射,只是焦点预设本身是否定句,投射出来自然也是否定的,下面以例(10) 组例句内嵌于否定算子形成的(24) 组例句说明。

- (24) a. 不是[小周]^F不给小张买饭。
 a'. 某人不给小张买饭 a''. $\exists x[\text{不给小张买饭}(x)]$
 b. 不是小周不给小张买[饭]^F。
 b'. 小周不给小张买某物 b''. $\exists Q_{\text{*et*, } p}[\text{Q}(\text{『小周不给小张买』})]$
 c. 不是小周不[给小张]^F买饭。
 c'. 小周不为某目的买饭 c''. $\exists A_{\text{*et*, } p}[\text{『小周不……买饭』}(A)]$
 d. 不是小周不给小张[买饭]^F。
 d'. 小周不给小张做某事 d''. $\exists P_{\text{*et*, } p}[\text{『小周不给小张……』}(P)]$

例(24)组例句的预设与例(10)组例句相同,可见,不仅肯定句的焦点预设可以投射,背景内否定句的焦点预设也可以投射。

最后,让我们回到本文引言部分提出的问题。袁毓林(2000)基于肯定句例(3)和背景内否定句例(4)的预设不同,得出焦点预设不能在否定下保持(不能投射)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预设,该结论有待商榷。回顾两组例句:

- | | | |
|--------------------------------|-------------|-------------------------------|
| (3) a. [小王] ^F 去上海。 | a'. 有人去上海。 | a". $\exists x$ [去上海(x)] |
| b. 小王去[上海] ^F 。 | b'. 小王去某地。 | a". $\exists x$ [小王去(x)] |
| (4) a. [小王] ^F 不去上海。 | a'. 有人不去上海。 | a". $\exists x$ [不去上海(x)] |
| b. 小王不去[上海] ^F 。 | b'. 小王不去某地。 | a". $\exists x$ [小王不去(x)] |

例(4)的自然语言预设和形式语义式清晰显示,句中的否定改变了预设,为背景内否定。否定环境下,句子焦点预设投射的前提是“句子内嵌于否定算子”,而上一节我们充分论证了,背景内否定是嵌入背景信息的否定,是“否定算子内嵌于句子”,不满足预设投射的前提条件。换言之,我们根本不能用背景内否定句测试焦点预设是否可以投射(同理,焦点内否定句也不行)。本文讨论背景内否定时,只说“改变焦点预设”,不说“焦点预设无法投射”,原因在于此。

作为内嵌在句子背景信息内部的否定,我们不能用一个句子对应的背景内否定句测试该句的预设能否投射。那么更进一步, *a* 句添加背景内否定标记形成的背景内否定句,究竟是不是 *a* 句对应的否定句呢? 对此我们持较为谨慎的态度; 鉴于两者具有相反的焦点预设,至少在我们以焦点预设为核心建立的焦点句语义表达体系中,例(3) 和例(4) 没有对应关系。

5. 否定和句子的信息结构 ⑭

焦点-背景结构预测存在三类否定：



图 2 三类否定的信息结构层级

⑭ 审稿意见中,专家提出的问题涉及较多“焦点否定”相关的语言现象,启示我们非常有必要专门讨论否定和信息结构的相关问题。因此,我们专辟此节。感谢审稿人的意见和在语言事实上的敏锐观察,让本文的论证更加全面。

前两类否定的共同特征是位于焦点背景结构内部(下层),是特定信息类别的“嵌入式”否定,我们将二者通称为“信息内否定”(intro-information negation)。第三类否定则位于焦点背景结构外部(上层),是整个焦点-背景结构的“包覆式”否定。由外部否定标记构成的例(22)(24)均为第三类否定的典型例证。包覆式否定不仅在信息结构上与嵌入式否定有本质区别,在句法上也有极为突出的特征:其否定范围是整个句子(命题),且总是选择句子的焦点信息作为否定中心¹⁵,完全符合徐杰、李英哲(1993)的描写。回顾例(22)的语义解读,例(22a)表达的语义为“有人去上海,这个人不是小王”,句中实际受到否定的成分是承载焦点的“小王”;相应地,例(22b)句中受到否定的是焦点“上海”。由此,过往研究文献对于包覆式否定更常见的称谓是“对焦点的否定”(沈开木,1984;吕叔湘,1985;徐杰、李英哲,1993),简称“焦点否定”(focus-sensitive negation)。

观察例(22)至(26),以及例(28)可见,焦点否定句的焦点均为典型对比焦点,这是因为否定焦点必然赋予焦点对比性,详见张帆(即出)的讨论。

焦点否定在特定语言中可以通过专门的形式(特殊否定标记、结构、句式等)表达,如汉语中“不是”和“并非”就是表达焦点否定的显性标记¹⁶;与此同时,语言中最常用的否定表达形式往往兼有表达焦点否定意义的功能¹⁷。汉语中表达否定最常用的是副词性否定标记“不”和“没”,“不”字句和“没”字句在特定语境中都可表达焦点否定的意义¹⁸:

- (25) a. 小王不去[上海]^F。(他是去北京。)= 小王不是去[上海]^F。
b. 小王没去[上海]^F。(他是去北京了。)= 小王不是去[上海]^F了。
(26) a. [小王]^F不去上海。(是老李去上海。)= 不是[小王]^F去上海。
b. [小王]^F没去上海。(是老李去上海了。)= 不是[小王]^F去上海了。

¹⁵ 否定范围内若有多个成分,往往只有一个成分是实际被否定的,这个成分是否定意义的实际承受者,称为否定的中心,或否定的焦点,参看沈开木(1984)。

¹⁶ 形式逻辑和语言学关注的经典“外部否定”现象(又称“命题否定”(propositional negation)或“宽域否定”(wide-scope negation))只是焦点否定的特例,具体来说是焦点否定中焦点取宽域、焦点范围覆盖一个句子(命题)的情况。详见张帆(2022)有关讨论。

¹⁷ 以常用否定形式表达焦点否定的意义不是汉语独有的特点。英语的情况和汉语十分相似,表达焦点否定的有专门的句式,即否定的分裂句:

It's not [John]^F who killed the goat.

但常用的助动词否定句(Aux-negation)可用于表达焦点否定的意义:

[John]^F didn't kill the goat.(It is Mary who kill the goat.)

可见在世界语言范围内,以常用否定形式表达焦点否定意义具有普遍性,详见张帆(2022)的讨论。

¹⁸ 由例(26)可见,表达焦点否定意义的“不”和“没”不一定位于句首,谓词性的焦点否定标记“不是”“并非”亦然。一般来说,焦点否定标记的分布规律是在其他句法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靠近并前置于焦点成分(徐杰、李英哲,1993),故例(22b)更合适的说法是:

(22) b' 小王不是去[上海]^F。

这条规律并非强制性的,因此例(22a)也可以同义转写为:

(22) a' [小王]^F不是去上海。

例(22a')句的否定中心和例(22a)句相同,都是主语“小王”,改写后句子语义并未发生变化,只是可接受度下降,这是违反分布规律的代价。“不是”的句法语义性质我们另文详细讨论。感谢审稿专家指出相关现象。

在例(25)和(26)中,“不”和“没”是以副词性常规否定标记的形式^⑯,实现谓词性焦点否定标记的功能,我们称之为“副词形焦点否定标记”,从而与“不是”“并非”等谓词性焦点否定标记相区别。有两方面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首先,常规条件下,否定副词“不”和“没”的否定范围(辖域)是其后方的全部词语(吕叔湘,1985),换言之,否定中心不能是否定词前的成分;而例(26)显示副词形焦点否定标记的否定中心可以是前方的主语成分,其否定范围实质上是包含主语在内的整个句子,这显然突破了常规否定标记的范围(辖域)限制,与焦点否定标记的特征相一致。其二,常规条件下,否定副词“不”和“没”与后接成分之间有修饰性的直接组配关系,而副词形焦点否定标记与其后接成分之间没有修饰性组配关系:

(27) [小王]^F不高。(老李也不高。)= 小王身高一般或偏矮。

(28) [小王]^F不高。(老李才高。)= 不是小王身高高。

例(27)和(28)等号右侧是句子相应的语义解读。例(27)为背景内否定句,其语义显示形容词谓语“高”受到了否定副词“不”的修饰,因为“不高”整体才能表达“高度一般或偏矮”的意义,这是量级否定的典型特征,可见“不”和“高”有直接组配关系。反观例(28),句中“高”表示“高度高”,证明句中的“高”并未受到“不”的修饰与否定,“不”与“高”并未发生组合,这提示我们“不”虽然从线性序列上看在命题之内,实际上却是一个与命题内部其他成分不在同一层次的“悬浮”成分。进一步,例(28)句中“不”的否定中心是主语“小王”,是位于“不”前方的焦点成分,可见例(28)句中的否定标记虽然是否定副词“不”的形式,其实际功能却与否定谓词“不是”相当,本质上是焦点-背景结构外部的包覆式否定。

鉴于否定副词“不”“没”构成的否定句既有可能是焦点否定句,也有可能是信息内否定句,我们在研究“不”字句和“没”字句时必须严加区分。限于篇幅,在此我们仅给出了一种基于语义组配的简单鉴别方法,很多句法形式特征可以证明两类否定存在差异,详情可参阅徐杰、张帆(2022)的相关研究。

6. 结论与展望: 基于信息结构的语义研究

“焦点预设法则”是本文的核心。通过该法则,我们严谨定义了一种全新的存在性预设类型“焦点预设”。它预设特定信息类的存在。进而以焦点预设为参照,明确区分了背景内否定和焦点内否定两种否定语义类别,阐释了背景内否定改变焦点预设的原因,展示“焦点预设法则”的解释力。最后,文章系统论证了焦点预设可以投射,并提出了基于句子信息结构的否定分类标准和类别体系。

信息结构和形式语义学是当今语言学研究的两门显学。当前,两种研究取向尚未充分而有效地结合起来。本文对焦点预设的探讨,在两者之间建立起直接联系,为语义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开辟了形式化、精确化研究语言信息结构的新路径。“焦点预设法则”作为一种在设计上面向所有焦点句的通用理论,或可对焦点句的语义描写产生长远影响。当前我们已经以焦点预设为基础建立起了焦点句语义通用描写体系,这部分成果将在后续研究中加以运用。

^⑯ 作为常规否定标记,“不”和“没”均实现信息内否定的功能,具体是背景内否定功能还是焦点内否定功能,视说话人选取焦点的范围而定。

参考文献

- 胡建华 2007 《否定、焦点与辖域》,《中国语文》第2期。
- 李宝伦 潘海华 1999 《焦点与“不”字句之语义解释》,《现代外语》第2期。
- 吕叔湘 1985 《疑问·否定·肯定》,《中国语文》第4期。
- 饶长溶 1988 《“不”偏指前项的现象》,《语法研究和探索(四)》北京大学出版社。
- 沈家煊 1993 《“语用否定”考察》,《中国语文》第5期。
- 沈开木 1984 《“不”字的否定范围和否定中心的探索》,《中国语文》第6期。
- 熊仲儒 2005 《否定焦点及其句法蕴含》,《中国语文》第4期。
- 徐杰 李英哲 1993 《焦点和两个非线性语法范畴“否定”“疑问”》,《中国语文》第2期。
- 徐杰 张帆 2022 《否定类型及相关的句法语义问题》,“镜海语言学沙龙”报告论文。
- 袁毓林 2000 《论否定句的焦点、预设和辖域歧义》,《中国语文》第2期。
- 张帆 即出 《论焦点否定》,第二十二次现代汉语语法学术讨论会论文(待报告)。
- Allwood, Jens, Lars-Gunnar Andersson and Östen Dahl 1977 *Logic in Linguis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eaver, David I., Bart Geurts and Kristie Denlinger 2021 Presupposition. In Edward N. Zalta (ed.),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https://plato.stanford.edu/archives/spr2021/entries/presupposition/>
- Chomsky, Noam 1976 Conditions on rules of grammar. *Linguistic Analysis* 2: 303–351.
- Dryer, Matthew S. 1996 Focus, pragmatic presupposition, and activated propositions. *Journal of Pragmatics* 26(4): 475–523.
- Geurts, Bart and Rob van der Sandt 2004 Interpreting focus. *Theoretical Linguistics* 30(1): 1–44.
- Gussenhoven, Carlos 1984 *On the Grammar and Semantics of Sentence Accents*. Dordrecht: Foris Publications.
- Jackendoff, Ray S. 1972 *Semantic Interpretation in Generative Grammar*.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Kratzner, Angelika 2004 Interpreting focus: Presupposed or expressive meanings? A comment on Geurts and van der Sandt. *Theoretical Linguistics* 30(1): 123–136.
- Krifka, Manfred 1992 A compositional semantics for multiple focus constructions. In Joachim Jacobs (ed.), *Informationsstruktur und Grammatik*, 17–53. Wiesbaden: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 Krifka, Manfred 1993 Focus and presupposition in dynamic interpretation. *Journal of Semantics* 10(4): 269–300.
- Krifka, Manfred 2011 Association with focus phrases. In Valéria Molnár and Susanne Winkler (eds.), *The Architecture of Focus*, 105–136. Berlin/Boston: Mouton De Gruyter.
- Li, Xuping 2013 *Numeral Classifiers in Chinese: The Syntax–semantics Interface*. Berlin/Boston: Mouton De Gruyter.
- Rochemont, Michael S. 1986 *Focus in Generative Grammar*.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Rooth, Mats Edward 1985 *Association with Focus*.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
- Rooth, Mats Edward 1992 A theory of focus interpretation. *Natural Language Semantics* 1: 75–116.
- Schwarzschild, Roger 1999 GIVENness, AvoidF and other constraints on the placement of accent. *Natural Language Semantics* 7: 141–177.

张帆 澳门 澳门大学人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 zhangfan93@outlook.com;
徐杰 澳门 澳门大学人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 xujie007@gmail.com

ZHONGGUO YUWEN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January , 2023

Abstracts of Major Papers in This Issue

CHEN Zhongmin , MA Liang and WEN Rui , The bidirectional dynamic influence between Shanghainese and Mandarin on the variation of Shanghainese e/ ei and the ei in Shanghai Mandarin

By analyzing the variation of the final e/ ei in Shanghainese and the final ei in Shanghai Mandarin ,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bidirectional dynamic influence between Shanghainese and Shanghai Mandarin. It proposes that: a) The variation of the final e/ ei in Shanghainese is caused by the influence of Mandarin; b) Its pronunciation varies in different age groups with a gradually higher percentage of ei and a relatively longer i in younger generations; c) The pronunciation of the final ei in Shanghai Mandarin differs as well among different age groups with a longer i in younger generations. This reflects that the interference of mother tongue is more influential in the acquisition of Mandarin in older generations. Besides , this paper also discusses the matching mechanism of sound change and the phenomenon of bidirectional dynamic influences induced by language contact.

Keywords: language contact , language variation , diphthongization , formant curve , the extreme point of the first derivative

JIANG Haiyan , ZHANG Lin and Guo Xuhong , Word stress and the duration pattern of Mandarin trisyllabic words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duration pattern of Mandarin trisyllabic words in all tree branch structures by experimental methods. The analysis suggests that trisyllabic words in Mandarin tend to share the same total length of duration and the same duration pattern. The prevalent pattern of “medium-short-long” bridges the duration differences between various types of trisyllabic words. Within a prosodic unit , the duration of syllables at the boundary tends to be longer with wider pitch range whereas those in the middle are often as short as transitional syllables. Such duration pattern leads to the “tightness” inside and “looseness” outside. Hence , Mandarin should be a syllable-timed rather than stress-timed language. Unlike the word stress in English , syllable-timed prosodic pattern is more suitable for Mandarin as a tonal language.

Keywords: trisyllabic words , prosody , stress , stress-timed , syllable-timed

ZHANG Fan and XU Jie , Existential presupposition of focus

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negation does not affect presuppositions , that is , presuppositions can be projected. However , Yuan (2000) proposes that negation can change presuppositions in some cases , and such presuppositions are focus-related. Through formal-semantic analysis , the paper suggests that , by marking the focus of a sentence , it presupposes the existence of a focus that makes the sentence true. This is referred to as “existential presupposition of focus” , or “EPF” for short. The relation between EPF and negation is closely related with information structure: Negation in the background inevitably changes the EPF , whereas negation in the focus does not affect the EPF. Although EPF is affected by negation within the background information , its property of projection remains , as the negation used in projection test must be the negation outside the proposition. Hence , information structur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study of formal semantics.

Keywords: existential presupposition of focus , projection , information structure , intro-information negation ,

focus-sensitive negation

CHEN Yu and CHEN Tiange , Counter-mirativity of non-specific expectation: A case study of CAR constructions

Though widely discussed , consequential additional reasoning (CAR) constructions are mostly analyzed under the framework of scalar model or de-counter-expectation model which still requires further research. By investigating the syntactic distribution , this paper argues that CAR constructions have archetypal and peripheral token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emantic and pragmatic performances , the use of CAR constructions is motivated by self-evidence reasoning so as to enhance argumentative strength. To fulfill a reasoning as such , counter-mirativity of non-specific expectation is employed which plays an essential role in the use of CAR constructions.

Keywords: CAR constructions , non-specific expectation , counter-mirativity , self-evidence , argumentative strength

CAO Yabei , Indirect anaphora of the pronoun *zhi* (之) in Archaic Chinese

Combining with related discussions in literature of general linguistics ,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indirect anaphora of the pronoun *zhi* (之) in Archaic Chinese. It categorizes indirect anaphora into two types: those with event-type triggers and those with object-type triggers , and discusses the various uses and referential mechanisms in details. The indirect anaphora of *zhi* was facilitated by various linguistic features of Archaic Chinese. Firstly , the synthesis of word meanings in Archaic Chinese provided appropriate triggers. Secondly , unmarked nouns can be referential , which makes it possible for *zhi* to find its referent from the inner meaning of certain words. Thirdly , the syntactic and semantic features of *zhi* also provided necessary conditions for indirect anaphora. Such indirect anaphora of *zhi* reflects its high degree of grammaticalization during the development from a demonstrative to a third-person pronoun.

Keywords: *zhi* (之) , Archaic Chinese , indirect anaphora , trigger , anaphoric island

FENG He , On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duo* (me) (多(么)): A new approach

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the interrogative and exclamative adverb *duo* (多) in Modern Chinese was derived from the interrogative *duoshao* (多少) , which is highly problematic. The paper argues that , the interrogative and exclamative functions of *duo+adj.* came from those functions of the structure *duoshao+adj.* which had previously developed from the interrogative and exclamative uses of the structure *duoshao+NP*. Hence , the seemingly extension from interrogative to exclamative actually indicates two paralleled paths of development of two constructions.

Keywords: *duoshao* (多少) , *duo* (me) (多(么)) , exclamative construction , interrogative construction , diachronic change

ZONG Shouyun , The special usag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tensifier *ke* (可) in Zhangjiakou dialect

In Zhangjiakou dialect *ke* (可) is the most typical intensifier with a high frequency of use. Intensifiers as such not only can be used like *hen* (很) in Mandarin Chinese , but also present some special usages including the modification of stative adjectives , words denoting location , predicate-complement structures with *de* (得) , general verbs and verb phrases , quantitative structures expressing a high degree , and even clauses. The typolog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ke* and the Mandarin *hen* indicate that , *ke* expresses gradational reinforcement with the possibility of floating whereas *hen* has the nature like a weakened copula and is deeply embedded.

Keywords: degree adverb , intensifier , accentuation , graduation

CHEN Yao and YE Xuan , Linguistic infiltration from Mandarin to Hui dialect: On the superposition and complementary semantic distribution of synonymous functional words

In Hui dialect , synonymous functional words may co-occur next to each other with complementary semantic distribution. Thi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language contact with Mandarin and presents the co-existence of synonymous or similar functional words from different sources. Moreover , geographic variations on the employment of these functional words are also inspected. Different usages of synonymous functional words in